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敬是做人的起码，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如果你尊敬

人家，人家不尊敬你，应该怎么办？几十年前，我多次访问过傣族。傣族姑娘卖东西，假若有人跟她胡搅蛮缠，她决不以牙还牙，而是笑而不语；假若对方变本加厉，她也不以眼还眼，而是眼睛向下，不再与对方对视；还不行，她会让旁边的另外一位姑娘来与对方交谈。在这种情况下，脾气再大的人也发不出火来。

那么，如果对方是坏人要不要尊重呢？妓女够坏的吧！1949年，上海有五千妓女，其中还有二十来个女特务混在里面。集训时他们大叫大嚷：“你们讲改造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疗性病？”治疗，哪来的药？当时治性病最有效的是盘尼西林，就是今天的青霉素，靠进口，实在是少。可是，陈毅市长尊重妓女的意见。他对民政局长曹漫之说：“把解放军备用的盘尼西林拿出来给妓女治病。”曹漫之告诉妓女：“请注意保密，用解放军备用的

“单向尊敬”价更高

邓伟志

人家，人家不尊敬你，应该怎么办？

几十年前，我多次访问过傣族。傣族姑娘卖东西，假若有人跟她胡搅蛮缠，她决不以牙还牙，而是笑而不语；假若对方变本加厉，她也不以眼还眼，而是眼睛向下，不再与对方对视；还不行，她会让旁边的另外一位姑娘来与对方交谈。在这种情况下，脾气再大的人也发不出火来。

那么，如果对方是坏人要不要尊重呢？妓女够坏的吧！1949年，上海有五千妓女，其中还有二十来个女特务混在里面。集训时他们大叫大嚷：“你们讲改造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疗性病？”治疗，哪来的药？当时治性病最有效的是盘尼西林，就是今天的青霉素，靠进口，实在是少。可是，陈毅市长尊重妓女的意见。他对民政局长曹漫之说：“把解放军备用的盘尼西林拿出来给妓女治病。”曹漫之告诉妓女：“请注意保密，用解放军备用的



世界万象

一早醒来，太太说，昨晚不能入睡，想起了海明威。不久前，她在读英文版的《Papa 海明威》。年轻也读过，是中文的。太太说，她想去看看海明威当年在巴黎居住、写作、喝咖啡的地方。

拜访海明威

黄惟群

我对拜访名人故居历来没兴趣。不觉得拜访海明威就能成为海明威，拜访毕加索就能成为毕加索。我重视的是他们的作品。不管生活在哪，他们都能成为他们；而非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他们才成为他们。

我说：“好吧，去吧。”既然太太想去，那就去吧。太太在地图上“寻找”海明威，找着，叫了起来，“哇，海明威当年住的就是我们这条街。”

真是奇了。在悉尼，没去找过怀特，却意外发现，我家的住所，离怀特当年的家仅隔几条街，这次更近，竟和海明威住在同一街上。

太太地图看累了，说：“先躺一会，马上出发。”我说：“躺吧，爱人是很辛苦的。”

一会儿，我笑道：“走，找明哥去。”太太说：“是海大爷。”我嬉笑：“明哥更亲近。”

问了几个人，终于找到，他的公寓，他的咖啡吧，他写作的小酒店。怎么也没想到，我竟暗自激动起来，竟暗自流起了泪。

动，感动推动了改造。妓女，包括特务，全都自食其力。有的还成了劳模。

不仅对一般坏人，就是对罪恶极的人的人格也要尊重。前不久击毙了本·拉登。有个国家的女总理讲了一句类似汉语中的“拍手称快”，立即受到他们国民的谴责。因为对这种人，只能讲“罪有应得”，不可讲“拍手称快”。我们应当对人类出败类而痛心，不可“称快”。他们对自己总理的这一批评不无道理。大家知道，几年前法院对十恶不赦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判处死刑，是应该的。可是，很多人不晓得郑曾是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名师的高徒。高材生堕落为罪犯还不值得我们痛心？

双向尊敬诚可贵，单向尊敬价更高。古人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今天也许在国际关系上还能部分适用。在我们炎黄子孙之间应当提倡“人不敬我，我亦敬人”。

到了，他的公寓，他的咖啡吧，他写作的小酒店。怎么也没想到，我竟暗自激动起来，竟暗自流起了泪。

一个走了这么久的人，还有人想着他，找他。

流泪，为作家，为艺术，为内心对文学的尊敬。

回酒店，很久，我才说话。我说：“我的文学生涯中，如果仅一人对我产生过

影响，那就是海明威。我喜欢他语言的简洁、精准，喜欢他的艺术表现力；特别喜欢的是他的《白象

似的群山》，薄薄几页纸，写了一个长篇故事；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已说尽。”

我历来鄙视模仿拷

贝，却自己也曾作过一次拷贝式的模仿，仅一次，就是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但一败涂地。一个人想进入另一个人，写出另一个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的，愚不可及的。

海明威最出名的是《老人与海》。这书写作难度很高，于他自己是超越；但这书表达的是他的精神，不是他的写作代表风格。

明哥，海大爷，在世界已把文学忘得差不多的时候，还有人因为一本发了黄的《Papa 海明威》，寻找你的足迹，你是否感到欣慰？我感到了。

敬学生、敬同学、敬室友、敬兄弟、敬姐妹……四年了，师生情、同学情、兄弟情、姐妹情、室友情、恋人情，干了这杯酒吧，多少情谊，尽在杯中！四年了，也不是没有磕磕绊绊，讨厌过某位老师，期末考试给我挂过科；睡我上铺的兄弟，大三那年，为了那位两

人都喜欢的心爱的女生，割袍断义至今，可今天，你走了过来，不用多说什么，干了这一杯酒，拥抱一下吧，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兄弟。几杯啤酒下肚，不晓得是谁起的头，有位同学抱着椅子后背突然呜呜呜呜地哭了，开始大家还指着那位同学笑，都这么大人了，怎么就哭了呢！渐渐地哭的人越来越多，先是女生，后来男生也有哭了，最后整个大厅里一片哭

盘尼西林拿出来治病，如果国民党打过来，解放军就要吃大亏……。”

尊重换来了感动，感动推动了改造。妓女，包括特务，全都自食其力。有的还成了劳模。

不仅对一般坏人，就是对罪恶极的人的人格也要尊重。前不久击毙了本·拉登。有个国家的女总理讲了一句类似汉语中的“拍手称快”，立即受到他们国民的谴责。因为对这种人，只能讲“罪有应得”，不可讲“拍手称快”。我们应当对人类出败类而痛心，不可“称快”。他们对自己总理的这一批评不无道理。大家知道，几年前法院对十恶不赦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判处死刑，是应该的。可是，很多人不晓得郑曾是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名师的高徒。高材生堕落为罪犯还不值得我们痛心？

双向尊敬诚可贵，单向尊敬价更高。古人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今天也许在国际关系上还能部分适用。在我们炎黄子孙之间应当提倡“人不敬我，我亦敬人”。



夜光杯

贝，却自己也曾作过一次拷贝式的模仿，仅一次，就是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但一败涂地。一个人想进入另一个人，写出另一个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的，愚不可及的。

海明威最出名的是《老人与海》。这书写作难度很高，于他自己是超越；但这书表达的是他的精神，不是他的写作代表风格。

明哥，海大爷，在世界已把文学忘得差不多的时候，还有人因为一本发了黄的《Papa 海明威》，寻找你的足迹，你是否感到欣慰？我感到了。

敬学生、敬同学、敬室友、敬兄弟、敬姐妹……四年了，师生情、同学情、兄弟情、姐妹情、室友情、恋人情，干了这杯酒吧，多少情谊，尽在杯中！四年了，也不是没有磕磕绊绊，讨厌过某位老师，期末考试给我挂过科；睡我上铺的兄弟，大三那年，为了那位两

人都喜欢的心爱的女生，割袍断义至今，可今天，你走了过来，不用多说什么，干了这一杯酒，拥抱一下吧，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兄弟。几杯啤酒下肚，不晓得是谁起的头，有位同学抱着椅子后背突然呜呜呜呜地哭了，开始大家还指着那位同学笑，都这么大人了，怎么就哭了呢！渐渐地哭的人越来越多，先是女生，后来男生也有哭了，最后整个大厅里一片哭

哭哭笑笑的声音，那一刻，才蓦然惊觉，离别就这样猝不及防。

吃得好喝足，等到曲终人散，已近深夜 11 点了。大家都还觉得意犹未尽，没有尽情宣泄出离别的那种感伤的情绪，几个平素比较谈得来的男生女生相约去逛西湖走，穿过植物园，从北山路一直走到六公园，午夜

的西湖，难得的静谧时刻，月色在湖面上反射出银色的光，有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那银色的光芒就活泼泼地在水面跳动。

小船儿都归岸了，挤挤挨挨地泊在岸边，忘了谁先提议，我们几个男生先跳进船里，然后又鼓动女生也下来，大家七手八脚地解开缆绳，屏住气，一口气划出五六百米远，才集体放声大笑，然

我的大学同窗又是新闻界的同行、年过八旬的黄俭要出书了，我当然很高兴。

现在书稿就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本书洋洋六十余万字，分成三辑。第一辑是各地风情散文；第二辑是人生感悟随笔；第三辑是社会人物纪实。黄俭是新闻记者，散文也写得好。他从不在人前炫耀自己，连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这本厚厚的文选中，他以严谨而务实的文风、厚实而细腻的情感，以一个记者敏锐的视角，触景生情，感悟人生，缘事而发，或歌或贬，皆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的真切反映，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真知灼见，没有无病呻吟。

有研究《易经》者认为，姓名蕴含着某种信息，不管是否真有道理，暂且为黄俭姓名测一测。黄，草字当头，扎根大地；俭，一生布衣，俭以养廉。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奢侈，不摆谱。

其实，黄俭之所以成为今日的黄俭，是经过许多历练的。他是老革命，他的党龄早已过了一个甲子。在少年时代就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怀。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是读初中的学生，就敢于联合同学撵走不把中国学生当人看的教日语的日本鬼子，还敢于到鬼子的据点周围散发新四军的传单；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了军，经历了横渡长江的战役；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又奔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后来他担任了中央军委空军某部杂志主编。他主编的军事刊物，办得相当出色，备受空军广大读者喜爱，组织上为此给杂志社全体

同志记集体二等功，给他个人加记三等功。

读大学时，早已被评定为空军中校军衔的他，却甘愿当调干生。黄俭身材魁梧，睿智成熟，善待同窗，比我们年级大多从中学毕业直接进入大学的学弟要年长十多岁，所以，我

们同学都亲昵地尊呼他“黄大哥”。

“黄大哥”大学毕业后，当过《文汇报》记者、《新闻记者》杂志记者。离休后当了《上海老年报》副总编。他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解放军老战士，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战线上的老战士。在新闻界，他的工龄加学龄也已有一个甲子。他采写过篇以百计、字以百万计的人物特写、通讯、散文和随笔以及报告文学等。离休之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

现今我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现在新时期的新闻事业和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比我们当初更加优越和能干，我在为之赞叹和欣慰之余，也感到有些许美中不足。

因为读到黄俭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就深感现在文章长风蔓延，不少文章干把字就可以写清楚的，偏偏要写上两三千字。不少报纸版面编排比较粗放，不够精细，过大的标题，过大的照片或配图，醒目则醒目，但同文章内容的分量并不般配，可谓“衣服大，身体小，浪费布料”。在我看来，有些文章实在不需要撑满整版，不需要通栏标题，不需要硕大的照片或配图。现在大家都讲低碳经济，报刊除了精神、文化内容，也可属于低碳经济，冗长的文章，粗放的版面，不仅浪费读者阅读的时间，还浪费纸张、印刷材料、人力资源等，就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了。遏制文章的长风，节省版面，看来也是当务之急。我希望报刊上的文章短些再短些。作者写稿时要注意短小精悍，编辑编辑时尽量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

去。版面安排得精细些、清秀些，提高版面的文化含金量。当然，我并非一味强调越短越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是反对文章的冗长和絮赘，尤其是反对以冗长而显示“高明”。

黄俭正直厚道，性格豪放，待人处世热情诚恳，

也已超过了一个甲子。她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人品和工作，平常而不平凡的一生，都是有好口碑的。本书收入的《江山多娇，夕阳也俏》和《生命的品格》，就是“黄大哥”记叙和怀念周大姐的，感人至深，更加值得一读。可惜，这样优秀的周大姐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 7 时 55 分于同济医院干部病房驾鹤西去了，享年 83 岁。

黄俭多次说过：“我追求的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个大写的人采写了大量包含不少佳作的小作，这就编成了本书。他又多次说过：“平平淡淡才是真。”这里，仅举一个事例，粉碎“四人帮”后，黄俭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央军委空军的老领导派员专程来上海要他还回部队工作。他十分感谢老领导和部队组织对他的关心，但是却没有再回部队，表示仍要在第一线当一辈子记者。他就是这样来增加他生命的分量，使之过得丰盈饱满。他的经历虽说平平淡淡，然而，却富有靓丽的色彩，这就是黄俭！

《岁月是条河——60 年中见闻录》序

行文至此，我自然而然要怀念周莲芳大姐。黄俭在新闻事业上有成就，还因为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没有了后顾之忧。作为“黄大哥”终身伴侣的周大姐功不可没。我同周大姐见过两次面，记忆犹新。她对“黄大哥”生活上的关心体贴自是不在话下，在精神思想上的帮助和“开导”也是没得说的。她也是老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党龄

2013 年 5 月 5 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在《自然神经科学》（Journal 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通过细胞治疗技术，已经成功治愈患有癫痫病的白小鼠，癫痫无法根治的现状，或许会被改变。

癫痫病，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通常是脑病变造成的脑细胞突然异常的过度放电引发的脑功能失调。癫痫发作时患者会出现抽搐、昏迷、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失去记忆等多种症状，多次发病后很可能造成智力障碍，彻底损害大脑。现在世界上有 5000 万人饱受癫痫的折磨，一旦患上癫痫，就很难根治。较轻微的可以用药物控制发作，抗癫痫药物治疗将是终身的。

当药物不能控制癫痫发作时，必须做手术治疗，但费用、风险极高，而且仍须终身服药。脑外科手术是治疗癫痫的一种最有效手段，手术的成功实施主要取决于精确的颅内定位，通过头颅外的电极记录，研究人员可以准确定位到大脑内的受损皮层位置。

UCSF 医学中心的神经病及神经外科居全美领先水平，拥有全国最大的脑肿瘤治疗项目，以及北加州唯一的记忆障碍综合治疗中心和癫痫综合治疗中心。现在 UCSF 的科学家们将内侧神经节细胞（MGE）一次性植入小白鼠脑海马区内，成功治愈了小白鼠的癫痫。内侧神经节细胞是一种早期在胚胎内形成的祖细胞，能够产生成熟的被称为中间神经元的抑制性神经细胞。新长出的抑制性神经细胞会替换原有的受损的细胞，以此控制原本不受控制的神经兴奋。

该研究负责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研究所首席教授斯科特·巴拉邦（Scott C. Baraban）表示，细胞疗法已经成为癫痫症的研究重点，因为传统的药物治疗即使有效，也只能抑制发作，无法根治。而细胞疗法可以用新细胞置换旧有细胞，完全可以根治癫痫。

巴拉邦的实验中小白鼠一半被彻底治愈，另外一半并未根治，但发病状况大大减轻，发病次数也大大下降。巴拉邦说：“这是鼓舞人心的一步，意味着彻底治愈癫痫的可能性。”

细胞治疗技术

许晔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

细胞治疗技术